

金上甄
貞伏
索漢
寺
臺
卯
翰
商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全宋文卷二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鄭鮮之

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隆安末爲桓偉輔國主簿隨府轉安
西功曹入爲員外散騎侍郎司徒左西屬大司馬琅邪王錄事
參軍遷御史中丞轉司徒左長史太尉咨議參軍進侍中復爲
太尉咨議補右長史宋國建轉奉常及受禪遷太常都官尙書
出爲丹陽尹復入爲都官尙書加散騎常侍封龍陽縣子出爲
豫章太守元嘉三年進尙書右僕射明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有集二十卷

諫北討表

伏思聖略深遠臣之愚管無所措其意然臣愚見竊有所懷虜凶
狡情狀可見自關中再敗皆是帥師違律非是內有事故致外有

敗傷虜聞殿下親御六軍必謂見伐當重兵潼關其勢然也若陸
威長驅臣實見其未易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如此則進
退之機宜在孰慮賊不敢乘勝過陝遠懾大威故也今盡用兵之
算事從屈申遣師撲討而南夏清晏賊方懼將來永不敢動若輿
駕造洛而反凶醜更生揣量之心必啟邊戎之患此既必然江南
顛顛傾注輿駕忽聞遠伐不測師之深淺必已殿下大申威靈未
還人情恐懼事又可推往年西征劉鍾危殆前年劫盜破廣州人
士都盡三吳心腹之內諸縣屢敗皆由勞役所致又聞處處大水
加遠師民敝敗散自然之理殿下在彭城劫盜破諸縣事非偶爾
皆是無賴凶慝凡順而撫之則百姓思安違其所願必爲亂矣古
人所已救其煩穢正在於斯漢高身困平城呂后受匈奴之辱魏
武軍敗赤壁宣武喪師枋頭神武之功一無所損況偏師失律無
虧於廟堂之上者邪卽之事實非敗之謂惟齡石等可念耳若行

也或速其禍反覆思惟愚謂不煩殿下親征小劫西虜或爲河洛之患今正宜通好北虜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濟泗靜伏願聖鑑察臣愚懷

宋書鄭鮮之傳宋國初建轉奉常佛佛虜陷關中高祖復欲北討行意甚盛鮮之士表諫

請立學表

至於洙泗之教洋洋盈耳所已柔漸性情日用成器國廢胄子之敎家施勸學之訓宜振起頽業已迴視聽接光太陽燭之幽夜令欣流者濟津懷寶者剖和

藝文類聚三十八

舉謝綯自代

蓋聞知賢弗推臧文所已竊位宣子能讓晉國已之獲寧鮮之猥承人乏謬蒙過眷旣恩已義隆遂再叨非服知進之難屢已上請然自退之志未獲暫申夙夜懷冰敢忘其懼伏見行參軍謝綯清悟審正理懷通美居已端石雖未足舒其采章升庸已漸差可已位擬人請免愚短甘充下列授爲賢牧實副羣望

宋書鄭鮮之傳桓偉進號安西

轉補功曹舉陳
郡謝綯自代

滕羨仕宦議

名教大極忠孝而已至乎變通抑引每事輒殊本而尋之皆是求
心而遺跡跡之所乘遭遇或異故聖人或就跡曰助教或因跡曰
成罪屈申與奪難可等齊舉其阡陌皆可略言矣天可逃乎而伊
尹廢君君可脅乎而鬻權見善忠可愚乎而箕子同仁自此曰還
殊實而齊聲異譽而等美者不可勝言而欲令百代之下聖典所
闕正斯事於一朝豈可易哉然立言明理曰古證今當使理厭人
情如滕羨情事者或終身隱處不關人事或昇朝理務無譏前哲
通滕者則曰無譏爲證塞滕者則曰隱處爲美折其兩中則異同
之情可見矣然無譏前哲者厭情之謂也若王陵之母見烹於楚
陵不退身窮居終爲社稷之臣非爲榮也鮑勛蹇諤魏朝亡身爲
效觀其志非貪爵也凡此二賢非滕之諭夫聖人立教猶云有禮

無時君子不行有禮無時政已事有變通不可守一故耳若滕已此二賢爲證則恐人人自賢矣若不可人人自賢何可獨許其證譏者兼在於人不但獨證其事漢魏已來記闕其典尋而得者無幾人至乎大晉中朝及中興之後楊臻則七年不除喪三十餘年不關人事溫公則見逼於王命庾左丞則終身不著袷高世遠則爲王右軍何騎驃所勸割無有如滕之易者也若已縗麻非爲哀之主無所復言矣文皇帝已東關之役尸骸不反者制其子弟不廢婚宦明此孝子已不自同於人倫有識已審其可否矣若其不爾居宗輔物者但當卽聖人之教何所復明制於其閒哉及至永嘉大亂之後王敦復申東關之制於中興原此是爲國之大計非爲訓範人倫盡於此也何已言之父讐明不同戴天日而爲國不可許復讐此自己法奪情卽是東關永嘉之喻也何妨綜理王務者布衣已處之明教者自謂世非橫流凡士君子之徒無不可仕

之理而雜呂情譏謂宜在貶裁耳若多引前事已爲通證則孝子可顧法而不復讐矣文皇帝無所立制於東關王敦無所明之於中興每至斯會輒發之於宰物是心可不喻乎且夫求理當先呂遠大若滄海橫流家國同其淪溺若不仕也則人有餘力人有餘力則國可至乎亡家可至乎滅當斯時也匹婦猶亡其身況大丈夫哉既其不然天下之才將無所理滕但當盡陟岵之哀擬不仕者之心何爲證喻前人呂自通乎且名爲大才之所假而小才之所榮榮與假乘常已有慙德無欣工進何有情事乎若其不然則工進無欣何足貴於千載之上邪苟許小才榮其位則滕不當顧常疑呂自居乎所謂柳下惠則可我則不可也且有生之所宗者聖人聖人之爲教者禮法卽心而言則聖人之法不可改也而秦呂郡縣治天下莫之能變漢文除肉刑莫之能復彼聖人之爲法猶見改於後王況滕賴前人而當必通乎若人皆仕未知斯事可

俟後聖與不況仕與不仕各有其人而不仕之所引每感三年之下見議者引通情紀每徬中庸又云若許譏滕則恐亡身致命之仕以此而不盡何斯言之過與夫忠烈之情初無計而後動若計而後動則懼法不盡命若有不盡則國有常法故古人軍敗於外而家誅於內苟忠發自內或懼法於外復有踟躕顧望之地邪若有功不賞有罪不誅可致斯喻耳無有名教翼其子弟而子弟不致力於所天不致力於所天則王經忠不能救主孝不顧其親是國家之罪人耳何所而稱乎夫恩宥十世非不隆也功高賞厚非不報也若國憲無負於滕恬則羨之通塞自是名教之所及豈是勸沮之本乎議者又曰唐虞邈矣孰知所歸尋言求意將所負者多乎後漢亂而不亡前史猶謂數公之力魏國將建荀令君正色異議董昭不得枕蘇則之邴賈充受辱於庾純曰此而推天下之正義終自傳而不沒何爲發斯歎哉若曰時非上皇便不足復言

多者則夷齊於夷望子房於四人亦無所復措其言矣至於陳平
默順避禍呂權濟屈皆是衛生免害非爲榮也滕今生無所衛鞭
塞已冥義安在乎昔陳壽在喪使婢丸藥見責鄉閭阮咸居哀騎
驢偷婢身處王朝豈可呂阮獲通於前世便可疑於後乎且賢聖
抑引皆是究其始終定其才行故雖事有驚俗而理必獲申郗詵
葬母後園而身登宦所呂免責呂其孝也日磾殺兒無譏呂其忠
也今豈可呂二事是忠孝之所爲便可許殺兒葬母後園乎不可
明矣旣其不可便當究定滕之才行無所多辨也滕非下官鄉親
又不周旋才能非所能悉若呂滕謀能決敵才能周用此自追蹤
古人非議所及若是士流故謂宜如子夏受曾參之詞可謂善矣
而子夏無不孝之稱也意之所懷都盡於此自非名理何緣多其
往復如其折中裁之居宗

宋書鄭鮮之傳爲桓偉輔國主簿先是

不反恬子羨仕宦不廢議者嫌之

桓玄在荊州使羣僚博議鮮之議

父疾去職議

夫事有相權故制有與奪此有所屈而彼有所申未有理無所明
事無所獲而爲永制者也當已去官之人或容詭託之事詭託之
事誠或有之豈可虧天下之大教已未傷本者乎且設法蓋已眾
苞寡而不已寡違眾況防杜去官而塞孝愛之實且人情趨於榮
利辭官本非所防所已爲其制者莅官不久則奔競互生故杜其
欲速之情已申考績之實省父母之疾而加已罪名悖義疾理莫
此爲大謂宜從舊於義爲允

宋書鄭鮮之傳長史已父母疾去官
禁錮三年山陰令沈叔任父疾去職

鮮之因此
上議從之

啟事

伏承明旦見南蠻是四廢日來月朔好不審可從否

與沙門論踞食書

夫聖人之訓修本祛末卽心爲教因事成用未有反性違形而篤

大化者也雖復形與俗乖事高世表至於拜敬之節揖讓之禮由
申所至道俗不殊也故齊講肄業則備其法服禮拜有序先後有
倫敬心內充而形肅於外稽首至地不容企踞之禮斂衽十拜事
非偏坐所預而已踞食爲心用遺儀爲斂麤事理相違未見其通
者也夫有爲之教義各有之至若般舟苦形已存道道親而形疏
行之有理用之有本踞食之教義無所弘進非苦形退貽慢易見
形而不及道者失其恭肅之情而啟駭慢之言豈聖人因事爲教
章甫不適越之義邪原其所起或出於殊方之性或於矯枉之中
指其所救如病急則藥速非服御長久之法也夫形教相稱事義
有倫既制其三服行其禮拜節已法鼓列已次序安得企踞其閒
整慢相背者哉在昔宜然則適事所至一日之用不可爲永年之
訓理可知也故問仁者眾而復禮爲本今禪念化心而守跡不變
在理既末於用又麤苟所未達敢不布懷鄭君頓首

弘明集
十二

神不滅論

多曰形神同滅照識俱盡夫所曰然其可言乎十世既已周孔爲極矣仁義禮教先結其心神明之本絕而莫言故感之所體自形已還佛唱至言悠悠弗信余墜弱喪思拔淪溺仰尋玄旨研求神要悟夫理精於形神妙於理寄象傳心麤舉其證庶鑒諸將悟遂有功於滯惑焉夫形神混會雖與生俱存至於麤妙分源則有無區異何曰言之夫形也五臟六腑四肢七竅相與爲一故所曰爲生當其受生則五常殊授是已肢體偏病耳目互缺無奪其爲生一形之內其猶如茲況神體靈照妙統眾形形與氣息俱運神與妙覺同流雖動靜相資而精麤異源豈非各有其本相因爲用者邪近取諸身卽明其理庶可悟矣一體所資肌骨則痛癢所知爪髮則知之所絕其何故哉豈非肌骨所曰爲生爪髮非生之本也

南藏此下有生之本邪生之所本八字原注

生在本則知存生在末則知滅一形之用猶

曰本末爲興廢況神爲生本其源至妙豈得與七尺同枯戶牖俱盡者哉推此理也則神之不滅居可知矣

客難曰子之辨神形盡矣卽取一形之內知與不知情矣然形神雖麤妙異源俱曰有爲分夫所曰爲有則生爲其本旣孰有本已盡而資乎本者獨得存乎出生之表則廓然冥盡旣冥盡矣非但無所立言亦無所立其識矣識不立則神將安寄旣無所寄安得不滅乎荅曰子之難辯則辯矣未本諸心故有若斯之難乎夫萬化皆有也榮枯盛衰死生代乎一形盡一形生此有生之始終也至於水火則彌貫羣生瞻而不匱豈非火體因物水理虛順生不自生而爲眾生所資因卽爲功故物莫能竭乎同在生域其妙如此況神理獨絕器所不鄰而限曰生表冥盡神無所寄哉因斯而談太極爲兩儀之母兩儀爲萬物之本彼太極者渾元之氣而已猶能總此化根不變其一矧神明靈極有無兼盡者邪其爲不滅

可已悟乎

難曰子推神照於形表指太極於物先誠有其義然理貴厭心然後談可究也夫神形未嘗一時相違相違則無神矣草木之無神無識故也此形盡矣神將安附而謂之不滅哉苟能不滅則自乖其靈不資形矣既不資形何理與形爲生終不相違不能相違則生本是同斷可知矣荅曰有斯難也形神有源請爲子循本而釋之夫火因薪則有火無薪則無火薪雖所已生火而非火之本火本自在因薪爲用耳若待薪然後有火則燧人之前其無火理乎火本至陽陽爲火極故薪是火所寄非其本也神形相資亦猶此矣相資相因生塗所由耳安在有形則神存無形則神盡其本惚恍不可言矣請爲吾子廣其類曰明之當薪之在水則火盡出水則火生一薪未改而火前期神不賴形又如茲矣神不待形可已悟乎

難曰神不待形未可頓辨就如子言苟不待形則資形之與獨照其理常一雖曰相資而本不相關佛理所明而必陶鑄此神已濟彼形何哉荅曰子之問有心矣此悠悠之所感而未暨其本者也神雖不待形然彼形必生必生之形此神必宅必宅必生則照感爲一自然相濟自然相濟則理極於陶鑄陶鑄則功存功存則道行如四時之於萬物豈有心於相濟哉理之所順自然之所至耳難曰形神雖異自然相濟則敬聞矣子既譬神之於形如火之在薪薪無意於有火火無情於寄薪故能合用無窮自與化永非此薪之火移於彼薪然後爲火而佛理已此形既盡更宅彼形形神去來由於罪福請問此形爲罪爲是形邪爲是神邪若形也則大治之一物耳若神也則神不自濟繫於異形則子形神不相資之論於此而躓矣荅曰宜有斯問然後理可盡也所謂形神不相資明其異本耳既已爲生生生之內各周其用苟用斯生已成罪福

神豈自妙其照不爲此形之用邪若其然也則有意於賢愚非忘照而玄會順理玄會順理盡形化神宅此形子不疑於其始彼此一理而性於其終邪

難曰神卽形爲照形因神爲用斯則然矣悟旣由神惑亦在神神隨此形故有賢愚賢愚非神而神爲形用三世周迴萬劫無算賢愚靡始而功顯中路無始之理玄而中路之功未孰有在未之功而拔無始之初者邪若有嘉通則請從後塵荅曰子責其始有是言矣夫理無始終玄極無涯旣生旣化罪福往復自然所生耳所謂聰明誠由耳目耳目之本非聰明也所謂賢愚誠應有始旣爲賢愚無始可知矣夫有物也則不能管物唯無物然後能爲物所歸若有始也則不能爲終唯無始也然後終始無窮此自是理所必然不可徵事之有始而責神同於事神道玄遠至理無言髣髴其宗相與爲悟而自末徵本動失其統所已守此一觀庶階其峯